

28名侵华兽兵奸淫杀戮

大忏悔

松原俊三郎的忏悔：
绑架妻子 诱捕丈夫

藤风顺一的忏悔：

为治淫病，杀人取活胆

石田千雄的忏悔：

为奸污母亲，把婴儿扔进沸水里

三浦唯守的忏悔：

刺刀捅向孕妇隆起的肚皮

好司的忏悔：

她的两个乳房全部被鲜血染红了

海人民出版社

96
K265.606
10
2.1

28 名侵华战犯奸淫杀戮 大 忤 悔 [上]

黄海舟 郭金才 编

B489/57

青海人民出版社



C

203260



28 名侵华兽 大 忤



大忤悔之一/4
三浦唯守的忤悔：
刺刀捅向孕妇隆起的肚皮



大忤悔之二/8
鸭田好司的忤悔：
她的两个乳房全部被鲜血染红了



大忤悔之三/12
藤冈顺一的忤悔：
为治淫病,杀人取活胆

大忤悔之四/16
石田干雄的忤悔：
为奸污母亲,把婴儿扔进沸水里

大忤悔之五/19
吉本明的忤悔：
虐杀中国良民,就像杀一群牲口

兵奸淫杀戮

悔 [上]

大忏悔之六/26

松尾富男的忏悔：

火烧与活埋不屈的农民

大忏悔之十一/53

田村良雄的忏悔：

割人取血，培养法西斯细菌

大忏悔之七/34

岛津西二良的忏悔：

喂，你们看看，人就是这样杀的

大忏悔之十二/61

齐藤银松的忏悔：

为凌辱母亲，砍掉9岁小孩的胳膊

大忏悔之八/38

松尾俊三郎的忏悔：

绑架妻子，诱捕丈夫

大忏悔之十三/65

北野升的忏悔：

他的脸像裂开的石榴一样血肉模糊

大忏悔之九/42

大井健太郎的忏悔：

美食与美女做成的诱饵

大忏悔之十四/70

小美野利义的忏悔：

你们砍活人的头，我玩弄死了的人

大忏悔之十/47

三神高的忏悔：

全体新兵试试胆量，轮流刺杀

大忏悔之十五/74

种村一男的忏悔：

刺破孕妇的肚皮，踢开胎儿的脑瓜

忏 悔 录

她一动不动。我又用左手按住她的头，用右手平端着刺刀以她的隆起的肚子正中为目标，狠命地刺去。她猛地一松手，身子向后一挺，顿时从她的嘴里拼着全身力气喊叫了一声“鬼子！”。这是作为一个母亲尽最后一口气喊出来的，是她的灵魂的喊叫声。我突然觉得背后一股阴森森的凉气迅速传遍了全身。

三浦唯守(分队长)

辽阔的中国城乡，被嗜血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蹂躏了八年之久。当时我所属的第59师团所侵略的山东省，就是这样一副凄惨的景象：日本兵所到之处，烧尽中国人民的大量宝贵财富；见到人就杀，直至血流成河；不分年龄，是女人就统统掳去强奸、轮奸。

从1945年6月到7月，作为最后的一个立足点，在师团长藤田中将的“秀岭2号作战”命令下，在山东省海阳县索格庄构筑了一处规模最大的阵地工事，同时也成了自己为自己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修建的一个坟墓。

当时，大队长热田大尉，将大队的主力全部集中到这个村庄，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把他们抓来为建造工事服苦役。但是，在周围一带八路军和民兵日益逼近的枪声的压力下，热田大尉的神经也绷得紧紧的，整天像疯子一样指挥着。

“一旦要撤退，那么，这个村子的东西，能拿走的都带走，能吃的全部吃掉，能烧的全部烧掉！”

住在索格庄一带的山民们，个个瘦得皮包骨，由于被日军驱赶从事繁重苦役，连走路的气力都没有了。他们那被日本兵用绳索拴在一

起，在刺刀的威逼下从事劳动的情景，在整个阵地工地上，处处可见。而且，这些农民从来没有第二次从山上下来回家去。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由于过份劳苦和体质虚弱，暴尸于荒山野岭上了。

那天，当我正要带着四名新兵离开中队，雨下得大了起来。于是，我便对一个开小作坊的老板的怀了孕的妻子说：“这儿没你的事了，回家吧。跟我们一起走吧！她听信了我的话，非常高兴地连连向我低头行礼：“谢谢了，谢谢了！”然后拖起她那疲惫不堪的身子，歪歪扭扭一步一步地离开了。

昨天，中队长上山中尉从大队部回来后，便对我说道：“这个女人和民兵有联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她逃掉。明天你去带几名新兵，把她当成刺杀训练的靶子干掉！”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嘴里喷出阵阵酒臭味，说完便拉过来一个穿着破衣的小作坊主的女人来。

我已经听说过这个女人的事了：在大队部时，为了从她嘴里打听出这个村子和八路军有什么联系就对她进行了严刑拷打。虽然她正在怀孕，但仍不放过。而且，为了在精神上折磨她，有人还提出，把她的头发剪下来，剪成一个

孕妇隆起的肚皮



被日军奸污后又剖开胸膛的中国妇女

男人的样子。所以，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她的头发已经被剪得乱七八糟了。

我们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向240高地的洼地行进着。当我们走到刚好可以看到240高地的山脚下时，这个女人突然一下子站住不走了，她有点紧张地对我们说道：“皇军，回我家的路不是从这儿走的。”

我若无其事地答道：“天下雨，路不好走，我们得从这儿，绕个大圈回去。”但是，这个女人不相信似地一动不动。

我看到这个女人有些犹豫，便大声对她喊道：“快走！”但她突然一屁股坐在了泥泞的路上。这时，我便知道了这个女人已经预感到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不禁焦急起来。“喂，你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早点打发你去那个你应该去的地方！”听到我的怒斥，一个叫桂山的新兵便用枪托朝这个女人的后背狠狠地砸过去。

“啊！”这个女人惨叫一声，身子向前一扑，双手就插在了泥水中。她转过身朝桂山哀求道：“皇军老爷，饶了我吧！让我回家吧！”桂山显得有点犹豫。“桂山，你在干什么？伊东，你还站着干什么！？快把她拉走！”我气愤地朝他

俩的枪托踢去。“嗨！”他们应声答道。“皇军，饶了我吧！我可什么坏事都没有干哪！千万别杀死我！”她一边强忍着剧痛，一边用双手撑着地面不停地磕着头乞求饶命。

但是，我根本不理睬这个女人的哀求。只是在想必须尽快地执行中队长的命令，把她带走。

“请皇军老爷饶了我吧！求求你们救我一条命吧！”她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这两句。

被我带来的四个新兵便在我的命令下，轮番殴打这个女人。他们用沾满了泥水的皮靴踢她，用刺刀逼着她站起来。这个女人受不了了，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但又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她一倒下，这几个新兵就又上去狠命地踢她，于是，她一边挣扎地从地上爬起来一边趑趄趑趄地向前倒去。

好不容易我们才走到高地前的洼地。而这个女人，再也走不动一步了。她瘫在了地上说道：“皇军，饶了我吧！求求你们千万别杀死我！”她不停地在泥水中磕着头，还抬起头来看看我，又朝着我不停地磕着头。

我已经计划好了，在这儿解决了她比较合

适。于是我在她面前叉开两腿站好。见此情景，这个女人疯了一般地伸出两只被泥水弄的脏乎乎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我象被什么破砖头瓦片绊了一下似地，立刻向后退了几步。

“皇军，我真的是个平民百姓的女人，无论你们让我怎么样我都答应，求求你们饶我一条命吧……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这个女人悲痛欲绝，把两只手深深地插进泥水中，一遍又一遍地磕着头，雨水和泪水布满了她的脸上。我看着这个浑身颤抖、在泥水里爬着向我靠过来、不停地喘着粗气的女人，不由得有点犹豫了。

突然，这个女人又把头转向新兵伊东的方向不停地磕起头来。

“皇军，饶了我吧！求求你和班长说一下，放了我吧！求求你了，请放了……”

看到这等情景，泄了气的伊东向我看了看，又瞅了瞅在地上还在不停地磕头的女人，有点不知所措。我气得立刻对他喝道：“伊东！你要是这样没出息就给我滚开！快，让她滚到一边去！”“嗨！”伊东马上回答道，但他越来越狼狈地站在那里。

于是，这个女人再次朝我这边爬了过来。似乎要扑过来抱住我的左腿，一边还发出揪心的喊叫声。“皇军老爷，我不想死呀。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还有两个月孩子就生下来了！求求你放我回家吧……你也是有母亲、有父亲的呀！求求你饶了我吧！”

她终于挣扎着爬过来拼命地哭诉着，当她哭着说她还有两个月就要生孩子的时候，是拼命大声喊出来的。我也被她的哭喊震惊了，一秒钟、两秒钟……我都忘了把她的手从我的裤子上扯开……“这是个多么顽强的女人呀！……如果是我老婆的话我又该怎么办呢！”我的脑子里突然显现出这么一个念头来。在这个念头出现的刹那间，我一下子感到全身软弱无力，几乎要瘫倒了。“可是，今天已经反复想过好几次这事了！这样没有出息还能干什么？！……这不是中队长的命令，这是因为战争！”我猛然省悟了过来，用力摆脱了她的双手，全力

朝她的腰部狠狠地踢去……

“啊——！”

“新兵崽子！还磨蹭什么！”“嗨！班长！可这女人不能走了呀！”“混蛋！她不能走了你该怎么办？！”对这几个不争气的新兵，我恼火极了。

但是，这个女人还是那样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事情到这种地步，她大概也万念俱灰了吧。她重新坐在泥水中，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说道：皇军，如果你们一定要杀死我，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你们杀死我也没关系，请你们千万别伤着我肚子里的孩子……求求你了……”

她的声音渐渐地弱了下来，但我的胃里翻腾着，十分恶心。我不能再等下去了，冲着这四个新兵大声喝道：“你们还等什么？”说着，迅速解下腰里的皮带，用力朝这个女人脸上抽去。

“哎唷！”“啊——！”

她凄惨地喊着，用双手紧紧地捂住了脸一下子又趴到了泥水中。

我望着我带着的布满了血迹的刺刀。“哼！我的刺刀是专靠喝人血养着的。到这里来后，已经是第21个人了！”我像是对旁边的四个新兵夸耀自己的胆量，又像是自言自语地唠叨着。

我是班长，应当带头。但一直紧紧地看着这一切，认为事情不妙了的伊东，突然说了一句“这个混蛋！”便一步抢在我之前，用一只手抓住这个趴在地上的女人的肩膀，猛地提了起来。

这个女人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的脸上有几条被我皮带抽出的伤痕出现了淤血和肿胀。上面的泪水和血水交织在一起。只有那充满了无限悲伤和忧郁的眼睛，乞求般地望着我。双手无力地垂在下边，吓得不停地颤抖着。但此时此刻她不再哭泣了。从她那破烂的上衣中裸露出两个浑圆的肩膀，和胸部膨胀出来的两只白晰丰满的乳房。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女人。她慢慢地把颤抖的双手护到自己的腹

部，眼中流露出了诅咒和憎恨的目光。从这目光中，我感受到一个宁可用自己的死去换得孩子的生的坚强的母亲的决心，这目光放射着坚毅的光辉。她的脸颊上，到处是血，而此时的雨水静静地把她脸上的血迹慢慢洗去。

“伊东、桂山，你们几个家伙还等什么，快，朝她刺！”

这四个新兵在我的斥责下，犹犹豫豫地盯着这个连乞求力气的也没有了女人，从背后拔出了刺刀，安到步枪上。

“怎么都这么笨！简直是皇军的耻辱！”

我的斥责声还刚出口，只见伊东的刺刀在雨中白光一闪，“啊——”随着那个女人的一声惨叫，她的脖子里便一下子涌出了许多鲜血。但是，尽管刺刀还扎在这个女人的脖子里，她还是迅速地用双手抓住了刺刀。鲜血顺着她的双手淌了下来。伊东慌了，他用力摇了一下枪身，但却没有拔下来。这时，站在旁边的另外三个新兵不知如何是好紧张而害怕地颤抖起来。

“这个样子还能杀人吗？！”

我气愤地大声骂道。快步走了过去，抬起腿就朝这个女人踢去，她一动不动。我又用左手按住她的头，用右手平端着刺刀以她的隆起的肚子正中为目标，狠命地刺去。她猛地一松手，身子向后一挺，顿时从她的嘴里迸着全身力气喊叫了一声“鬼子！”。这是作为一个母亲尽最后一口气喊出来的，是她的灵魂的喊叫声。我突然觉得背后一股阴森森的凉气迅速传

遍了全身。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参军要去中国时，怀着身孕的姐姐在家乡的火车站送我时用慈祥的目光盯着我，并温柔地嘱咐我：“唯守弟弟要快点回来，要让爸妈放心，千万不要干坏事和危险的事情！”我的姐姐在日本过着快乐的生活并生下了一个孩子，她在屈指计算着全家团聚和让爸妈早日抱上孙子的日子，她在期待着这一天。作为一个期待着生下自己孩子的人来说，恐怕谁都是这样希望过的吧！恐怕谁都会反抗破坏这种幸福宁静的生活的敌人吧！

但是，在当时，我面对一个和我的姐姐一样怀着孩子的中国的年轻妇女，却毫无道理地亲手将她杀死。我亲手毁掉了这家人的生活。

我们侵略中国时，杀了许多中国人，烧了许多中国民房，但我们始终认为，这些都是为了使我们自己日夜思念的父老兄弟们高兴的事情。

我真是个大大的混蛋！人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破坏人们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财富？！为什么要杀人、放火？为了谁而进行如此灾难深重的不义战争呢？！这一切的一切，我都不知。今天，我懂得了这么一个原因，我迷茫的眼睛终于睁开了！

我对我过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表示深刻的反省。对于那些欺骗我去犯罪的人，我要全力给予揭露。



日军大扫荡，肩挑手提满载而归的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

她的两个乳房全部被鲜血染红了

忏悔录

这时，还在哭泣着的婴儿，把头紧紧地靠在已经变冷了的母亲的胸口上，用他那被鲜血染红了的小手不停地在母亲的乳房上摸索着，两个乳房全都被鲜血染红了。

他并不知道，母亲被杀死了，他的姐姐哥哥也被杀死了。天真无邪的婴儿，纯洁无瑕的孩子，他还本能地寻求着母亲的肌体，寻求着母爱。

鸭田好司(兵长)

8月中旬的一天黎明，在山东省日照县大山的山岳，我们54旅团与八路军的主力部队相遇了，双方激战了两个小时。

当时，我是入伍4年的上等兵，在旅团直属的小队中担任轻机枪射手。在小队长吉川贞二准尉的指挥下，攻入了第一道防线，冲上了硝烟弥漫的大山。八路军的主力，则在西侧冲开了54旅团的包围圈，山顶上已经没有了人影，但由于54旅团的炮击，在激战的山腰处，许多八路军的战士手脚被炸断，胸、腹部的肌肉也被炸飞了多处，在岩石的石壁上还沾上了血肉模糊的大块肉体。

天色完全大亮了，太阳从山边升了起来。出现在我面前的死尸和河水般的鲜血，以及沾在那些岩石上的血和肉，强烈地散发着一股股的血腥气味。

我哆哆嗦嗦地走在这凄惨的地狱之中。当我登上凸凹不平的狭窄的山道时，一下子发现了一个山洞里有好几个人，他们在里面紧张地蠕动着。

“啊……有人！”

在我喊叫的一瞬间，我的手指本能地扣



日军过后，尸积如山。可怜的中国百姓连血肉之躯都无法遮掩。

动了挟在腰际的轻机关枪的扳机。我一口气打了五六发子弹，碰到了洞中的岩石上，子弹不时地反弹回来。

可能在其他的岩洞里也发现了中国人吧，我只听到别的小队的士兵也在喊着：

“这儿有！这儿有！要跑！开枪！杀死他们！”

喊声乱成一团，接着就响了几声步枪，不时还加杂着“轰隆——轰隆”的手榴弹爆炸声，整个山梁上乱成了一片。

“混蛋！小心点！进去把他们抓出来！”

我听到了吉川准尉在身后愤怒地向我骂道。于是，我便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地弯下腰钻进那个洞里去。

这些躲在岩石背后和山洞中的人，都是为了躲避侵入村子的日本军而逃难的平民百姓。这些人非常清楚，一旦被日本兵抓去，就将会受到难以想象的暴虐。日本兵碰上什么就干什么，杀害农民，强奸妇女。这些村民为了躲避这些兽兵，他们常常随身带上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和水，四处躲藏。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日本兵的情况下，他们吃也吃不好，喝也喝不好，经常穿着衣服睡觉，为的是能跑得赢。他们一心

就是希望离日本兵越远越好。但是，他们就必须忍受着极度的饥饿和寒冷。在这样的逃难中，有许多没有被抓住的人，却死于疾病、干渴和饥饿，真是不计其数。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忍受着这非人的痛苦，为了保护全家的生存，没吃没喝地露宿在山野中。他们真是些善良而顽强的人们。

但他们却偏偏遇上了从凌晨开始的激战，他们在等待着战斗的结束。这些人，我们完全知道是一群住在这一带的村民。就是我们这样的被称之为“神圣的皇军”对这些什么罪也没有的、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的、毫无抵抗能力的中国人进行的所谓“打扫战场”，并将他们的鲜血洒遍了整个山野。

我从山洞里抓出来了一个中国人，他是个身上没有一件武器、身穿一件散发着泥土气味的农民服装、被太阳晒黑了脸膛的35岁的男人。在他身后，还有一个大概是他的妻子，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刚几个月的婴儿，40岁左右的女人，由于营养不良而长着一副青绿的脸，他们一同走了出来。在这个女人的腿边，紧紧贴着一个4岁左右的男孩和一个8岁左右的梳着短发的女孩子。他们都是我用机枪押着，颤

抖着走出来的。

“好样的！……这些混蛋都是八路军！我要砍下他们的脑袋！把他们绑上！”

遵照吉川准尉的命令，我马上就把那个男人的手扭到后边捆了起来。然后，又抓住了正在崖下哭泣着的他的妻子。我把这个男的推推搡搡地交给了小队的士兵。

这个怀里紧紧抱着孩子的女人，一下子跪到了洞前，把两个孩子拉到两肋下，浑身颤抖着，一动不动了。她胆战心惊地看着小队的几个日本兵把她的丈夫又踢又打，又推又拉地往崖下拽去，她嘴唇颤抖着，向我不停地说着我一点也听不懂的话。

“不能把我丈夫带走！他是个好农民！还给我丈夫！”好像她在正当地讲道理。

“他是好农民！好农民！”就这几句话，对我这个根本不懂中国话的人来说，总算是听懂了。她还不停地向我表示他身边没有孩子，来回地摇晃着她那凌乱的头发，向我哀求着。

“鸭田！这个女人和饿鬼都是八路军的亲属！统统杀掉！”

吉川准尉挥动着手枪转到了我的背后，大声地训斥着我。我向前走了一步，把刺刀上好，站到了她们母子面前。其中那个男孩子面对着我的刺刀，像被火烧着了一般地哭起来，他紧紧地抓住母亲胸前的衣服。女孩子也一起哭了起来，紧紧地搂住了母亲。这个女人把孩子推到背后，拼命地在岩石上磕着头，乞求饶命。

“鸭田，你还等什么呢！杀死她们！为羽田报仇！”

吉川准尉急躁地喊声又在我耳边响起来。于是，为了给中弹死去的羽田报仇的意念不由得从心头生起。实际上，我早就产生了杀意，因为我是个老兵，不止一次地杀过中国人。但是，面对这么一个女人和小孩，我又不禁犹豫了起来。我为我的犹豫而感到耻辱。另外，我还要在小队长面前表示我的勇敢，所以，一旦决定要杀掉她们时，我在心里就开始盘算着究竟用什么方式杀死她们了！

“求求你们了……，我的孩子……”这个眼

泪汪汪的不停地磕着头的女人，一边跪着向我靠过来，一边拼命地向我这个侵略者乞求着。“你也有父母，也有兄妹呀！”

她把我看成是个有父母的人，看成一个女人。面对这四个可怜母子，如果我要可怜她们的话……她在乞求我的良心，希望我，哀求着我。但是，当时我的“良心”根本不为这个女人的眼泪所打动，我是个野兽。

“这是命令！”上司的命令，天皇陛下的命令。对于我所崇拜的绝对服从的天皇的命令，我成了一头嗜血成性的禽兽，我向他们露出了凶恶的牙齿，我疯了！我突然朝这个女人的肚子踢去，而且残暴地把她身背后的小男孩的衣领提拎起来，狠狠地扔向岩石上。

“你这个混蛋！……孩子……孩子！”

被我踢倒的母亲忍着疼痛，疯了一般地扑向岩石，紧紧地搂住仰面躺在岩石上翻动着男孩子，并像是要保护这个孩子一样地用胸口抵住了我的刺刀。

“妈的，想反抗？！”

我气势汹汹地朝她骂道，举起枪管就向她的脸上用力砸去。

“啊——”

这个向后仰去的女人的脸，顿时被划破了皮肤，鲜红鲜红的血液流了一脸。尽管如此，她还是顽强地爬了起来，向自己的孩子爬过去，并紧紧地把手指伸向了孩子。

“孩子……孩子……”这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母亲的喊声……

“妈……妈……”

被我摔在岩石上的男孩子，嘴里不停地流着鲜血，也挣扎着朝母亲爬过去。就在这一刹那，我举起刺刀朝这个男孩子的肚子狠狠地刺去。旁边那个梳短发的女孩子“哇——”的一声，连忙用小手捂住了自己的脸。于是，我又对准了她的胸口狠狠一刺，刺刀一直扎到了她背后的岩石上了。

“哎呀……哇……”

这个母亲充满了激愤和仇恨地大喊一声“鬼子！”并在这一汪鲜血中翻滚着，紧紧地

两个死去了的爱子搂在一起，我已丢失了理智，这个女人诅咒般地瞪着我的眼睛，我全都当成了一块毫无生气的肉块而已。我对准她们又狠狠地踢去，然后又举起刺刀，深深地朝她的肚子刺去。

在这个狭窄的山洞前的地方，这母子三人的鲜血，顺着岩石的缝隙流了出去。那个浑身滚满了鲜血的母亲，仍然死死地紧抱着怀里的婴儿，……她挣扎着爬过去，伸出手去把这两个死去的孩子抱到了自己身下边。渐渐地她的嘴唇变成了紫色。正在这时，她怀里的婴儿突然“哇——哇”地大声哭了起来。她无力地睁开了双眼，费力地解开身上那件早已被鲜血浸透的上衣，把一侧的乳房伸进了婴儿的嘴里，然后迅速地垂下了头。

这个饮万世之恨，在阴曹地府中也咒诅我的被我杀死的这个女人的灵魂，将永远向她的四万万同胞诉说她的深仇大恨，她永远不会停止对日本兵的野蛮兽行的怨恨的。

这时，还在哭泣着的婴儿，把头紧紧地靠在已经变冷了的母亲的胸口上，用他那被鲜血

染红了的小手不停地在母亲的乳房上摸索着，两个乳房全都被鲜血染红了。

他并不知道，母亲被杀死了，他的哥哥哥哥也被杀死了。天真无邪的婴儿，纯洁无瑕的孩子，他还本能地寻求着母亲的肌体，寻求着母爱。这可怜的孩子的哭声，和那三具永远不能回答他的尸体，永远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

正在这当儿，吉川准尉哄笑着来到了提着刺刀上还滴着鲜血、不停地大口喘着粗气的我的身后。

“嗯……好样的！不错。这次该轮到我去砍掉那家伙的脑袋了！”

吉川准尉的语言中使人感到了一种阴森森的冷气。说完，他就举起军刀，把被我抓住的那个男人砍掉了脑袋推到了崖下。

我，到了今天……心中总是充满了在没有任何理由，只是认为“战争就是一切行为的准则”下虐杀了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的深深惭愧和悔悟之中。

往事不堪回首

我是战犯。昭和31年夏，由于中国政府宽大政策的恩惠，我又回到了祖国。现在我有三个女儿。长女出嫁了，我已退休，和剩下的两个女儿过着简朴的生活。

在过去的年月里，我曾在“为了祖国”的错误信念下屠杀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民的生命。我一起想起这些被害者及他们的家庭，就感到这是一种纵然终身的悔恨也无法弥补的罪过。就是我每天向着佛龛为这些死在我屠刀下的中国人民的灵魂祈祷也无法消除的罪过。

我亲身体验了战争把人变成了魔鬼，变成了野兽的感受。那么我今天活着，就必须大声疾呼“反对战争”。我在战场上曾受到的创伤，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发感受到了日益强烈的痛苦，但是这些促使我产生了祝愿和平发展和为了和平而尽力的心情。

神奈川县 鸭田舒司

1988年10月

为治淫病，杀人取活胆

忏悔录

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他睬也不睬，像要遮挡住尸体似的弯着腰，很快解开尸体的棉衣，露出胸膛之后，一眨眼功夫拔出了军刀，从胸部到腹部直着切开，接着沿下部肋骨横着切进去，用手和刀撕下肉来，剥下沾满血的淡黄色脂肪和肉，露出白色的肋骨。

在我们屏住呼吸看着的时候，突然，小队长用左手使劲插到肋骨深处摆弄起来。不一会儿，在满是血的手上抓出也不知是黑红色肉块还是血块的东西，用刀切取下来。啊，是活胆！

藤冈顺一（警佐）

曲折的山路被悬崖峭壁所阻断，急剧向右拐去，便豁然开阔起来。平缓地往下倾斜的村公路隔开北边的山麓和南边的梯田，弯曲延伸着，消失在东南方重叠的秃山之间。四五天前下的小雪像刷子刷过似的聚集在山麓。

这是本溪湖东南方约10公里的山岳地带，是从所谓宝库的东边道前往三角地带的岫岩的交通要道。重叠的高山成为自然的城墙，易守难攻，完全是为游击战设置的坚固城堡。

沿着这个村公路，伊藤警察队，排成两列长长的队伍慢腾腾地走着。由于连日行军，军士们已精疲力尽，脚上沉重从头到脚尖都是黑色的，有的把枪当作扁担，挑着一路上抢来的东西，有人在腰里挂着西洋式军刀，再在背上背一把日本刀。

1936年2月上旬，为了防止东边道以及三角地带蜂起的抗日联军的汇合，关东军调动了在安奉线（丹东至沈阳的铁路线）各站盘踞的警察队和进入这个山区的关东厅奉天警察署伊藤警察队，想要进行夹击。乘着村人庆贺春节的时机，逐村进行袭击，逐个践踏得乱七八糟，伊藤警察队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从早上就阴着的天空已完全被乌云笼罩了，山和树林都覆盖着灰色的烟雾，看不太清楚，尽管还是下午3点左右，却已经像傍晚了。

我在昨天晚上喝白酒过量，醉得两腿摇摇晃晃的，肚



鬼子又向无辜的中国农民举起了屠刀。

子时时作痛，可是却聚精会神地盯着离队伍两米左右、走在斜前方的一个中国农民的身影。他挑着五六个很重的大口袋，身体前屈，望着地面默默走着，像是十分忧虑似的。

“那个家伙果真是密探吗？还是像他一口咬定的是农民呢？”我感到有点疑惑。他看起来40岁上下，有结实的体格，像是长期用锄头劳动的人，手骨节硬大，黝黑的脸上有一双善良的眼睛，额头上刻着深深的皱纹，陈旧的帽子和补缀的棉衣浸透着土腥气，怎么看也是那种每天为生活所迫而一直在种田的农民。

“是的，这个家伙的确是农民，可是一旦捕住就不能放过了。不管是农民还是密探，反正，只有拷问和死在等待着他。那个时候，我虽然因为肚子痛而不能分得功劳，但是，在拷问的时候不是还可以参与作为弥补吗？……尽量在现在这个时候想想妻子的事情吧！”我一面嘲笑，一面像在网里期待着食饵的毒蜘蛛一样，眯着惺忪而充血的醉眼，望着那农民的身影。

那是今天早晨10点前后的事了。我们沿着山道，从枝叶整齐的松树林间来到有七八户农家的村子里，小队长威风地挺立在足有两搂粗的老松树根下，发出了搜查的命令，红

色的春联在每家的门旁或门板上贴得很好看。这个安静的焦急地等待着欢乐的春节的村子，骤然被狼一样突然扑过来的日本鬼子所蹂躏，门被踢开，窗子被砸烂，家具等物被随手破坏。预先知道凶恶的野兽来袭的村民已经逃走了，我们便把所有的屋子逐一破坏。正当我们想要撤走的时候，四五个人神气的，连拉带扯地把一个农民样子的中国人带到公路上来，然后在2月的寒天里光溜溜地加以踢打拷问，百般折磨。

“你是密探吧？”

“喂，坦白吧！”

那农民顽强地反复说着同样的话：“我是老百姓，什么坏事也没有做。”

久松分队长怒吼道：“好，那么你背上这些东西跟着来吧！要是逃跑就枪毙！”他强迫那农民背上塞满掠夺品的口袋，推推搡搡地，一直拉到这儿来。

我一边想着这些情况，一边盯着那农民，那农民突然转过身来，合我的视线相遇。他惊慌地把视线避开。看到这个样子，我吓了一跳。“混蛋！想伺机逃跑吗？好，要逃就逃去看！先开一枪……抓住逃跑的家伙也是大功劳，但拿枪打死了就不能拷问了。不管怎样，最好先瞄准脚。杀死他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我心里这样打算着，肚子疼痛也完全忘记了，不由得心中暗自得意，等候着那个机会。

道路再次弯曲起来，上了山中坡道，到了陡峭的半山腰时，听到“大休息”的命令。大家都选择个合适的地方，随意拿着枪坐下来，开始吸烟。也有因过分疲劳而睡在道边上的。那一侧山坡像被切开似的，可以看到红土的表层，形成墙壁，略微平坦而宽阔的空地是适宜的休憩场所。

分队长、警察部长长久松和小队长正杨谈着什么，突然站了起来，走近成为墙壁的山崖边，注视着像撕破秃山而形成的深邃的洼地，显出专心考虑什么事情的样子。不久，便像拿定主意似的把叼着的烟还未吸完就啪的扔进了洼地，向蹲在部队后尾的农民举起手来呼唤道：

“喂，到这儿来！”

农民正在想着什么，没有任何警惕的样子，大步走近分队长旁边。

“分队长这家伙又要拷问了！这家伙有意思。那个混蛋也许要逃跑。好，要是逃跑就开枪。”我这样想着，一下子拿起枪，跑了过来。想不到七八名同事早已拿着枪，包围了现场，筑成一堵不透风的人墙。

“坐在那儿！”

分队长抬了拍下巴，向洼地的尖端示意。农民用探寻似的眼神看着分队长，突然在那个地方跪下，好几次把头磕下：

“我是老百姓，什么坏事也没有干过，又把东西搬到这儿来了，就让我回去吧。我怎么也得回去呀！”他一心要求回去。

“喂，想回去吗？要是想回去就早一点说实话吧！怎么样？你是密探吧？喂，快说！”

分队长转过胖墩墩的不倒翁似的身子，歪扭着黝黑的脸，露出一大排镶金的不整齐牙齿，像祭神舞乐的狮子，大声逼问之后，眼睛溜溜地转着看了一下周围的我们。“这小子要干什么？”我这样想着。他推测着大家的心情，显出得意的样子，眯着残忍的眼睛呆

笑着。要想随意指使鲁莽的部下，最重要的是使他们吓破胆子。他想发挥自己的残忍性的时候，总是叫人看见那阴惨的笑容。

果然，这个家伙迈进一步，猛抓住农民的左手腕。

“混蛋！还不坦白吗？”他像狗吠似的叫道。他在刚拉起来的时候就用力把对方的胳膊往后反拧。

“呜呜……”那农民发出痛苦的呻吟，被拧得趴在地上，哎呀哎呀地痛得浑身乱动。

“我是老百姓。你说我干了些什么啦？为什么非对我这样呢？让我回去！让我回去！”他不断地呼叫。

“这是个顽固的东西！还不说吗？妈的！还要这个吗？分队长朝那胳膊痛得受不了而微微颤抖的农民的肩头，又不断地用脏鞋猛踢。农民把痛歪了的脸拼命转向后边。他瞪着充满愤怒和憎恨的泪水而闪闪发光的眼睛。分队长厌恶地瞪着他的脸。

“混蛋！越来越不想说啦！好，叫你看！”分队长把拧着的胳膊松开，突然拔出腰里的日本刀，明晃晃地指着农民的眼睛。

“怎么样？还说谎话？这次可是这个啦！”他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按着农民的头往前推去。他嗖的把明晃晃的刀抡过头顶，狠狠地大声喊道：“说呀！”

那日本刀进出阴森森的杀气飞快地射入人们的肺腑。瞋目的农民睁开勃然大怒的眼睛，转过头来说道：“魔鬼！我是老百姓，有什么罪！我坚信会报仇雪恨的！”他牢固地握着拳头，极度愤怒，抖动着身体，瞪着久松。他眼泪已经干涸，目光却炯炯有神，像要穿刺这群杀人魔鬼似的闪耀着。他样子可怕，好像马上就要咬断人的喉咙。

久松全身受到这种锐气的压迫，发出低低的呻吟声，摇摇晃晃倒下去似的砍了下去。一下子被喷出的鲜血顶起来的头颅，飞出三四十厘米，随后划成半圆形倒转过来，猛然睁大燃起仇恨烈火的眼，好像要把那群杀人者一个一个刺死似的瞪着，突然向洼地落去。

我好像听到落下去的头发出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刺骨的寒气使我清醒过来。

久松分队长脸色苍白，像擦拭冷汗似的用衣袖抚摸着脸，一只手提着滴血的亮晃晃的刀，直立着喘着粗气。

这时，小队长藤泽警部补慌慌张张地分开人墙。他油光的脸上架着眼镜，镜片后面闪着细长的残忍的目光，进来之后首先对着久松心满意足地笑着，然后不管不顾地走近尸体，拽着脚从洼地的边缘拖拖拉拉地运走了。他要干什么？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他睬也不睬，像要遮挡住尸体似的弯着腰，很快解开尸体的棉衣，露出胸膛之后，一眨眼功夫拔出了军刀，从胸部到腹部直着切开，接着沿下部肋骨横着切进去，用手和刀撕下肉来，剥下沾满血的淡黄色脂肪和肉，露出白色的肋骨。

在我们屏住呼吸看着的时候，突然，小队长用左手使劲插到肋骨深处摆弄起来。不一会儿，在满是血的手上抓出也不知是黑红色肉块还是血块的东西，用刀切取下来。啊，是活胆！

是呀，这些家伙的目的原来是这个！心头的疑云解开了。虽然逮捕了却放置不管，不捆上绳子而叫他当苦工，本应夸耀“功劳”却连本部也不报告，而拉到深山里，仅仅在休息的时间就慌忙杀害……一切缘由就在这里。是呀，这是为了偷偷治疗淫荡生活中得的恶性疾病，是为了过更加糜烂荒淫的生活，满足丑恶的欲望……只是为了这个而杀人取活胆割。

眼望着滴着仇恨之血的人胆，心满意足地微笑着的小队长，撕开农民的衣服，把它包上，再用白色的毛巾裹好，随便放进口袋，把带血的刀擦完收回刀鞘，才像注意到什么似的回过头来，环视一下大家的脸。

“别在那里发呆，来帮忙！”他一面骂着，一面开始拉尸体。吓了一跳的我们，慌忙跑上前去，把农民的尸体拉着扔进深深的洼地。

小队长环视了这一带之后，想早点从现场逃脱出去，用嘶哑的嗓音高喊道：“准备出

发！集合！”分队长抽打着发育的脸，被什么东西迷住似的走了起来。

我曾经听到过取胆的话，可是为了取活人胆而杀人的这种事情不但没有听说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但是如今，我也实际上一同砍头，一起切取了活人的胆……不，是为了取活人的胆而惨杀了人！魔鬼——是的，完全是魔鬼！

现在，农民最后的叫声和闪烁着愤怒憎恨的炯炯目光，仍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活生生的深刻印象。啊，那个农民的仇恨，再加上紧靠着那个被残酷杀害者的尸体而哭叫的遗属的满腔仇恨，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房，惭愧得心如刀绞。我从心底非常憎恨我丑恶的过去。

说到警察，在日本从很早就受到国民的尊敬，这是因为，他们是为社会服务的……我们受到这样的教育，因而这样想。但是，这完全是意料不到的错误。

现在，我还有作为日本人的自尊心，把日本的警察在日本和中国所干的事实真相原原本本地揭露于人世，以更好地反省过去的错误和可耻的行为。此外，我就是死也不会再重复过去的罪恶了。但我也必须劝告晚辈，再也不能走这条道路。并且，在亚洲想再重复这样的罪恶也是绝对不能的。为了从全世界根绝侵略战争，特别是根绝和防止灭绝人类的原子战争，我认为必须倾注一切力量进行斗争。

为奸污母

亲，把婴儿扔进沸水里

忏 悔 录

“好，就在那里！”我得咽下想说的这句话，踢开了紧紧抓住我的脚的母亲，走近锅前，像捣米似的轻飘飘地把婴儿身体翻转过来，抓住婴儿的脚腕，把那头倒着对准大锅，就这样扔了进去。锅里的开水溅了出来，婴儿格外高的悲惨叫声，像铗子一样尖锐地扎进了我的耳朵，然后，一眨眼功夫便恢复了沉静。突然，像撕裂绸子一样的夺取自己孩子的母亲的叫声，震动着墙壁。

石田干雄(兵长)

嗤——，擦着火柴，散发出一股硫磺的臭味刺鼻。噗的一下，微弱的光逐渐大了起来。显现出一个年轻女人的身影，她坐在铺在火炕上的被褥上面，抱着婴儿，靠在宽阔的墙壁上，不安地扭动着。

一名身着草黄色服装，腰挂佩剑的士兵，站在她前面，嘿嘿笑着，露出一排黄黄的牙齿，一副小圆眼镜，像狼的眼睛一样反着，身体直往后退缩着……火柴突然熄灭了，一切又回到了黑暗。

我作为新兵在中国登陆，尽管还不满半年，但是作为掷弹筒手却参加了四次“讨伐”行动。践踏所到之处的农家，杀掉牛、猪、鸡，把凳子或是农具——有时连棺材也当作劈柴。用搜罗来的油和面粉烹调成“野战饭菜”来吃，这就是所谓“讨伐”。它甚至比战斗更重要。

“如果去‘讨伐’，酒和女人都会有的，赌博的‘资本’也有了，但别把性命丢了。这就是讨伐。”这是老兵们的口头禅。

我在入伍以前，从满洲和上海回来的士兵有关战地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所以，我想去战地。这次成为30岁的补充兵，实现了我的愿望。在头两三次重复进行的“村落扫荡”

中，如果看到村子里逃慢了的女人，老兵们一定让我们这些新兵当守卫，把那个妇女强奸了。在城市里长大自我，16岁就知道在社会上能够用钱一个晚上玩弄一个女人，我曾经玩弄了很多女人。现在，看到他们这样做，官能受到刺激，自己也想赶快学着去干。

1942年11月下旬在鲁东作战中配属于大熊兵团的我们59师团直辖自行车中队，到达离福山县城6—7公里的这个村子的时候，天像要下雪，风很猛，我们是在下午3点左右到达的。

在田岛少尉的命令下，我和士兵们一起钻进门，为搜寻各自想得到的猎物而四处奔跑着。我和山口上等兵分开后，凶狠地把所到之处搅得一塌糊涂。在进入认为没有人的西头一家时，意外地看到一个肤色洁白的漂亮女人。我吓了一跳，在此后的一瞬间，就像野兽那样，欲火剧烈地燃烧起来。

为了日本而不得不征服匪贼，这就是战争。学校的老师，官员，寺院的和尚，都是这样教我的。我成了为国尽忠的士兵来到了战地。但是，出国以来，干了些什么呢？父母和我的朋友都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我自从到了中国，